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七十六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劉玄傳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

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

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

游徼大怒縛捶數百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

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

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鳧茈續漢書作符訾新

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

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

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荊

州牧某

史闕名也

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

杜

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

輜重

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鈞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劉放曰案馬謂

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

遂攻拔竟陵

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

轉擊

雲杜安陸

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

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

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

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

續漢書  
卬作印

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

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  
郡今隨州縣

平林

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  
弔反

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

欲其安集軍衆  
故權以為官名

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

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

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

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涓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

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畧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

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

國將哀章守洛陽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為姓

更始遣定國上

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

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

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

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

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

收璽綬

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



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子

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

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

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

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

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

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

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

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

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

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敢視

怩顏色變也

諸將後

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

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

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

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

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

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

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

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隨

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

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

陰平縣屬廣漢國

驃騎大將軍宋佗

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

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

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  
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  
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  
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  
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  
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  
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抵擊也

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

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劔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

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

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

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子罵詈道中

襜褕諸子

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  
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也

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內侯

公羊傳曰  
炊烹為養

軍帥將軍

○劉攽曰案是時多置軍  
師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

此當  
作師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

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春秋

漢含萼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為帝位故天工人其代之陞下定業雖因下江平以匡綱紀

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

捕盜賊也○劉放曰注捕賊掾案前書合作賊捕掾

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

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

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齊宣王曰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

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

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屠敗材傷錦所宜至慮

孟

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

濟之美

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

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

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  
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  
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  
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

今涇州縣

也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

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  
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

於務鄉

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



農枯槁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  
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

間

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

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  
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  
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  
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  
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  
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擲以拒之

擲音  
子侯

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振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

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

前書音義曰

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腰其俗語曰腰臘社伏

音婁于反腰

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

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

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

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

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

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  
卬等同謀乃竝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  
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  
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  
曰從洛門

至周廟門有長  
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

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  
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  
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

出

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

也

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

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

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

本或作平

或作不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

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

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

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

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  
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  
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  
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  
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  
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  
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  
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

於霸陵有三子求欽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  
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欽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

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

襄邑即春秋襄

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  
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

徙封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

有未至者也

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  
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

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  
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

輕點謂輕銳桀點也鳥合如鳥鳥之羣合也

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

所撫及

撫與麾同

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

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

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

無為權首將受其咎

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

式縣名中興縣廢

城陽景王章之後也

章高

帝孫朱虛侯也

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

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

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

也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

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  
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  
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  
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  
數十百人

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搃虎搃音於責反力可搃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搃與猛



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

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

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

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

起兵於莒

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

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

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

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

○劉放曰案逢字從夆音龐字自從夆非借逢為龐音此

傳內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

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擢

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不能下轉掠至姑幕

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

因擊王

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

殺萬餘人遂北入

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

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

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

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

汎相稱曰臣人

○劉放曰案三老從事卒吏皆是漢小史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

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亶稱巨人今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

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

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

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

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

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

戰敗

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  
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  
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  
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  
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  
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

今汝州梁縣也

擊殺河南

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

厭倦

皆日夜愁泣思

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

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

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

象口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川伊闕縣西南

兩道俱入三年

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

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

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

以其定諸呂安

社稷故郡國多為立祠焉

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

官何故為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

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今華州縣

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

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

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

放曰案吏當為  
史說竝見上

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

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

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

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

札簡也笥

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

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

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

衣赭汗見衆拜恐懼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

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幘巾所覆髻

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

綦履文也

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

乘軒車大馬赤屏泥

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

絳襜

絡襜帷也車工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而猶從

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為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

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



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

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

三輔黃圖曰宣平門

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

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

謹諱也謹音火完反

拔劔擊柱

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剽劫

也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

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

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於

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請其書己名也

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劔罵曰諸卿皆老

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

殺亦亂也

兒戲尚不如此

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

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

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

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

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菹根

爾雅曰蒹蘆菹音步北反菹字

或作  
筍

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

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

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

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

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

劉恭為式侯言衆立天子

非恭所預

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

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

離避也

誠冀諸君肯哀

憐之耳因涕泣噓唏

唏與敬同

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

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

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

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

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

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

三馬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

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

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

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

殮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

為玉匣也

故赤眉得多行姦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

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右扶風也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

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賊

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

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

祿救至夜戰橐街中

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橐街

禹兵敗走延岑及

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

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

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

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

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

眉於湖

湖縣故城在今號州湖城縣西南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

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

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帝聞

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

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

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



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

寶劍及王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

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

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

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

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

宗室無蚩者

釋名曰蚩癡也

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

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

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

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傭中佼佼者也

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好貌

也詩曰倭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為勝也

又曰諸卿大為無

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汚井竈

溺音奴弔反

然猶有三

善攻破城邑

○劉放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

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

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

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使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

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

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

阻恃也

盆子探符雖盜皇器

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

乃食均輸

後漢書卷四十一

後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劉聖公傳共攻離鄉聚注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

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

臣承蒼

按離鄉乃聚名若

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藍口聚丹陽聚皆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按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則離鄉聚與綠林均為地名可知章懷注非

後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七十七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厯常以  
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

景帝七代孫也

好奇數

術數任

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

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

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

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娶身就館趙后欲害之

趙飛鸞也

偽易它人子以故得全

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

輿年

十二

○劉攽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

識命謂知

天命也

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

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

二十

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

須待也

林等愈動



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

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

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

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

故趙王之宮也

立郎為天子林為

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

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

○劉放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

有曰字皆史臣所加詔不自言曰也

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

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

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

韓公

解形河濱削迹趙魏

解形猶脫身也

王莽竊位獲罪於天

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

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

驅

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

朕仰觀天文乃興于

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

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

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

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

天子所在曰行在所

疑刺史二千石皆

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强者負力

負恃也

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

痍傷也

朕甚悼焉故遣

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

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

走趣也音子豆反

發兵徇旁

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

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

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

留將軍鄧滿

續漢書  
滿作蒲

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

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

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

況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

顧猶  
念也

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

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

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

斬之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

為王

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

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

西防縣名故城在今

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

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

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

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

虞縣名屬梁國

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

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

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

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

周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

城迎永

反音幡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

茂建走鄴

今亳州縣也鄴音在何反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

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  
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  
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  
戰不尅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  
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  
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  
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

王屯桃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

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  
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  
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  
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  
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  
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  
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  
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

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

將銳卒拒新陽

新陽縣屬東海郡

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

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

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

帝至

蕃

蕃音皮又音婆

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

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

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

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

繪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繪山即其縣之山也

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

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

龐萌走保朐

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關門即此地也

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

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

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

也贛音貢

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

進盡獲其妻子

○劉放曰案文多一進字

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

子皆已得矣

為吳漢所得也

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

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

方與音防

預

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

陵關內侯

###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閔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

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

乃理兵於劇

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

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

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

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寢廣

寢漸也

兵甲

日盛王閔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按劔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

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閔闕

掌郡事

闕通也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

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

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

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

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以奉本

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

齊人多詐

汲黯目公孫弘之詞

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

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  
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  
乃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  
步退保平壽

今青州北海縣也

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

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  
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負愧也再言之者愧

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  
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



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  
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  
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  
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  
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  
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  
後閔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閔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  
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

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  
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  
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  
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令職

如都尉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

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

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

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

軍馬成等擊憲圍舒

廬江舒縣

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

軍士帛意

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

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

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

屯濞山攻殺安風令

濞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濞縣故城今壽州也

○劉放曰案傳作

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

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尅帝

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

曉喻其意

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潯山人共生為

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

容貌能飲飯

飯音扶遠反

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

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

士

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攽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

文不具少置大夫

三人一大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

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

抵歸

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

謂幽并也

承制得專拜

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

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

幽州潞縣西北也

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

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

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

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狐奴縣名屬漁陽郡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

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

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

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

負恃也

光武接之不能滿以

此懷不平

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

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

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為

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閭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

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

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

及莽

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

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

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

貿易也

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

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

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枉諧己之狀也

固求同徵帝不許

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

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

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

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

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

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

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



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

若汝也

北軍必敗矣寵果

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

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

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

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

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

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

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

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

數惡夢又多見怪變

東觀記曰夢羸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

下鑿地求之不得也

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

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

寵齋獨在便室

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

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

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即勅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

又以

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

寵急

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

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

於是兩奴將妻入

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

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  
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  
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  
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  
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

稽停也

書成即斬寵

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  
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

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

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

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

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

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

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

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

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

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

軍西平王

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

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

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

後匈奴中衰

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呼韓邪單于降漢入

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

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

句音古侯反

芳與兄禽弟

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

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

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

渠王入五原塞

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

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

俱入塞都九原縣

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

掠有五原朔方雲

中定襄鴈門五郡竝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

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

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  
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  
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竝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覽  
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  
羽翼外附心脅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  
衆盡歸隨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  
封鎬胡侯

鎬謂琢鑿之故以為名  
下有鎬羌侯即其類

昱弟憲武進侯十六

年芳復入居高柳

高柳縣名故城在  
今雲州定襄縣

與閔堪兄林使使

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緡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竝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

覬望也

期於奉承

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

故

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



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

輯音才入反  
郭景純云古

集字

不敢遺餘力負恩貸

負猶背也

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名故城在今

幽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

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

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

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駁

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

和屯聚青山

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

乃遣將兵長史陳訢

呂忱云訢古欣

字

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

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

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

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

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

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

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

公愛其甘棠

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

又況其

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

遠圖哉

○劉放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

因時擾攘苟恣縱而

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

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

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

觀其智畧固無足以憚漢祖發

其英靈者也

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草

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野戰羣龍

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無首吉也

昌芳僭詐

梁齊連鋒

梁王劉永齊王張步

寵負強地

據漁陽也

憲紫深江

起廬江也

實

惟非律代委神邦

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臬之

國伏於  
光武也

後漢書卷四十二

後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王昌傳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注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臣承蒼按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即曼卿也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劉放刊誤安風安豐皆縣名從傳是○臣會汾按郡國志安風安豐皆屬廬江郡安風

為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後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七十八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隗囂傳 囂音五  
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  
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仕

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  
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

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

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

邾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

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

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

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

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

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

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

也

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

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

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

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

質文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

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

未脩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

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祝畢有司穿坎于庭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于策殺牲取

血次其牲加書於上而蕤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

該音引字詁鋌即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為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盞盞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也以此攪血而飲之今亦奉盤措匙而飲也以此而言鋌即匙字錯置也音匕故反

曰凡我同盟

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

神殛之

殛誅也

高祖文皇武皇俾陞厥命厥宗受兵族類

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

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薤血加書一如  
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  
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  
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  
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恭以周官王制之文  
置卒正連率大尹大

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  
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  
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  
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劉敞曰大尹  
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  
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

尉二字部又當作郎也

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

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

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

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

為祥瑞

大風毀莽玉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

乃立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應也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

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儻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十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

至五十餘人○劉歆曰案本傳作五千人

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前書朱光世曰

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器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

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

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禍福

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

天術援引史傳

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

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

因搏心大哭

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

史記秦

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

盡此度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

循亡秦之軌推無

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

終猶經絡

也謂莽分圻郡縣斷割疆界也

田為王田賣買不得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

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

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

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

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構樞飾以金銅瑠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

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放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

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

發冢河東攻劫丘壘此其逆地之大罪



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

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亦帷從騎四十人

法冠晨夜寃繫無辜

續漢志曰法冠

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

莽作

焚如之刑曉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

灌以醇醢

裂以五毒

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薶之

政令日變官

名月易

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

貨幣

歲改

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

非井田制投四裔

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

為六管

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

禮記

曰苞苴簞筍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

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

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

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

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

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

西侵

羌戎東摘滅貊

摘擾也西羌龐恬傳暢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

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為寇

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

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

故攻戰之所

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

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

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

顛殞還自誅刈

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陽侯  
根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

舉衆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

今山東之兵二百餘

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

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

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

復其爵號

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橐弓卧鼓

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

矢橐韜也卧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

責在君上既安  
其業則無責也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

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  
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  
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  
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  
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  
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

弘不世之功

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

而大事草創

草創謂始造也

英雄

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

望平陵人以與器別郡故言異域

欲先

崇郭隗想望樂毅

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

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

故欽承大旨

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

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

管子曰桓公謂管仲

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

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

猥猶濫也

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誠終不

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

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于江湖○劉放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咎犯謝罪

丈公亦遂巡於河上

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

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

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

涇州安定縣東也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

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

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

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

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

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

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

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



曄

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

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

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

亡

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

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

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莽改清河為平河

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逵為師友趙東蘇衡鄭興為祭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爵

申屠剛杜林為持

書

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

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

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

河陽者誤也

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

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

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

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

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

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

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

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

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

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

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但駕馬

鈐刀不可強扶

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鈐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鈐刀為

鈐言駑馬鈐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

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曰燕代為燕說齊未見

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

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

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

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敬傳

隔於盜賊聲聞不數將

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

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躑躅猶踟躕也

微將

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

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

角力猶爭

也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

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秋一歲中成功之時

故舉以為言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

事見史記

自今以

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解構猶間構也

自是恩禮愈

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

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

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

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

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文伯盧芳字也

未宜謀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

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

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

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

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鎬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鎬猶鎬鑿也

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

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

之太平

喁喁衆口  
向上也

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

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

謂張步據齊董憲起  
東海李憲守舒劉紆

居  
秦豐等各據州郡

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

儒生  
謂馬

援說囂  
歸光武

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

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

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

秦外山而內河左  
傳曰表裏山河

元請以一

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

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

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要之魚不可

脫於淵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

神龍失執即還與蚯蚓

同

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

囂心然元計雖遣

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

之

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

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

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

說文曰騰傳也

告示禍福囂賓



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

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遊詣闕先到馮異

營遊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銑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

至鄭被盜

鄭今華州縣是也

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

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

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

南郡今荊州也

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

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

白水

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

又多設支閼

支柱障閼

帝知其終

不為用叵欲討之

叵猶遂也

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

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

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

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

源縣西

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

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

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

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

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家語孔子謂曾

子之詞也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

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

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

汧水名因以汧為縣屬右扶

風故城在今隴

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

柴將軍柴武也

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

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

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

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

浩亦大也

吾年垂四十

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

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為朔寧王

欲其寧靜北邊

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

槃

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

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

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續漢

書云遵降封上維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

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

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  
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  
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  
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

行廵守番須口

番須口與四中相近並在汧

王孟塞雞頭道

雞頭山道也雞

或作筭一名崆峒

牛邯軍瓦亭

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

山在今原州西

州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

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

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  
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  
王軟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

洛以西

周洛謂東都也

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

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

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

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

穴處

言所

人人抵掌

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

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

識不遠也

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

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抗腕垂涕登車

抗持也史記云天下

之士莫不抗腕以言之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

遵為太中大夫在論議之職

每及

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

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抗當軍

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在泥滓之中而不滓污也

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

相齊

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寧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

苦也使管子無志束縛從魯也

使寧戚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

黥布杖劍以歸漢

黥布為楚

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

布乃杖劍歸漢王也

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

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

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

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

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

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

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

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

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  
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

若遂

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器終不降

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

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

潁川賊起故東歸

月

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

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

孟音紀力反

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

數月王元行

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

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

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

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鄭

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恚憤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門望緹羣見一塞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人

時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

病寔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

歛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

周宗

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

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

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

相坐懇田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鋸激昂器述困於東平也

牛邯

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

直杜林

○劉歆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

太中大夫馬援竝薦

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  
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紆族

援引也紆收也

假制明神

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之也

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

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百

傳曰介于二大國之間

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

區區兩郡

人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

以禦堂堂之鋒

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

至使窮廟策竭

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

有四方之桀

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

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

矣

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譽生回成喪而

為其議者或未聞焉

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

故未之聞也

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咄

乎

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 公孫述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

焉

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

稍增秩為郎焉

後父仁為河南都尉

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

石也而述補清水長

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

仁以述年少遣門下

掾隨之官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

月餘掾辭歸白仁曰

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

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

言明察也

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

正居臨邛

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

復有能名及更始

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

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

漢郡今益州縣也

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

王莽改益

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

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

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

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

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

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

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

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

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

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  
秦始皇有將垣斷東觀記曰初

副以漢中亭長聚衆  
降成自稱輔漢將軍

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

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

立志乃使其弟恢

恢本或作飛

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

綿竹

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

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

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

枚乘諫吳王曰湯

武之士不過百里

若奮威德以投天隙

天時之間隙也

霸王之

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

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

士庶多往歸之卬竿君長

卬竿皆西南夷國名竿音昨見西南夷傳

皆來貢



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

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

無塊曰壤

果實所生無穀

而飽

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

不女工之業覆衣天下

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

名材

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

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

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

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

關之口

史記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

地方數千里戰士

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  
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  
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  
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  
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  
易曰百姓與能能者  
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

說文云山音私  
系音係胡計反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

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

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

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

以起成都故號成家

色尚白建元曰龍

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

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郡為成都尹

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

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數焉

越舊任貴亦殺王莽大

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

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

城西南有白水關也

北守南鄭

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

將軍任滿從閭

中下江州

閩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閩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

東據扞

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

遑西伐關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

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

皆拜為將軍遂

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

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

蓋以帛飾其蘭檻也

多刻

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

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

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

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

東觀記曰  
筑陽縣人

始起據漢

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劉攽曰案文  
多兩關西字

走至南

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

人岑戎竝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

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

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

華陽國志曰  
巴楚相攻故

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岬對白帝城故基

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

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硤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西北○劉攽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

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

置鐵官錢

置鐵官以鑄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

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

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

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

公

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明漢

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

據漢十一帝言十二代者并數呂后

一姓不得

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拈地象曰帝軒

轅受命公孫氏握

錄運法括地象  
並河圖名也

援神契曰西太守乙

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乙軋也述言西方太  
守能軋絕卯金也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

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

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

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

東觀記曰光  
武與述書曰

承赤者黃也姓

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

王莽  
詐以

當塗其名高也

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  
為符瑞言不足倣倣也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

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

數責也

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

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

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

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

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

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

昔秦失其守豪傑竝

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

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

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



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

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

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皋間項羽射傷漢王背後復戰

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

就於滅亡也

○劉攽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可併用兩於字也

隗囂遭遇

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

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

囂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

四方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

囂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實

友處士

章句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

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

不為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歸

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携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

次而歸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

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王氏即王

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

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之固

巫山在今夔州  
巫山縣東也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

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

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

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

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

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

鄒陽云周用  
烏集而王

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

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

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

法駕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駙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闔戟皮軒

鑾

旗旄騎

旄頭之騎也

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

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

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

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

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没其軍蜀地聞之恐

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

倉

述以色尚  
白故改之

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

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

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

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

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河池今鳳州縣也

又遣田戎及大司徒

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

巫及夷陵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西

因據荊門

荊門山名

也在硤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

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

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

武陽

縣名故城在今眉州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楊雄法言

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

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

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  
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歟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歟  
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竝為大  
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  
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  
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類也開示恩信勿以來歟岑彭  
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

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

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

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

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

人以配岑於市橋

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南四里 僞建旗幟

幟幟也幟音昌忌反又式志反

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

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

宮軍至咸門

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

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



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

吳漢傳云護軍高  
午奔陣刺述殺之

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

觀放麋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

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

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良猶甚也

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

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勲以禮

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

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

程烏

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

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

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

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

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  
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  
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  
飾邊幅

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

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

也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及

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干寶

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

替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跼天數有

違江山難恃

違猶去也

後漢書卷四十三

後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隗囂傳劉文伯在邊注文伯盧芳字也○

臣承蒼

按盧

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為劉文伯不知為盧芳文伯非盧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詔